

我不是复旦毕业的，所以这篇文章的标题就颇费周折了。

初拟标题“先生邹逸麟”，很亲切，足以表达肃然起敬的缅怀。但有歧义，先生两字置于名前，颇有依门墙为弟子之嫌。不得不前、后卫换防：“邹逸麟先生”，但先生二字处于名后，这个位置的先生，人人皆可得而溢之，是客气、或敷衍，人云亦云、人情味淡了没了。我旁听过邹先生一学期的课，只得凿壁偷光一线之赐。

刚过不惑之年，我突然明白：系统读书才能拾遗补缺、戒免似懂非懂，所以去复旦大学选课，但复旦的朋友不让付费，“不就是占座‘乘凉’嘛。”结果选课成了蹭课，但课还得自己选。我选的第一门课是邹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。每次上课铃响，邹先生一脚踏进门，刚说完最后一个字，下课铃响，天衣无缝，比数学还精确！一言堂、无问答，丝丝入扣，但有些冷。

大师总能于熟视无睹中找出差异，让你恍然大悟。他说安徽南北纵向，跨越三条水系：黄河、淮河、长江，在水利灌溉为主的农业时代，三条水系意味着播种期差异，不利于管理，为何逆麟而设呢？原来防地方谋反，多此一道屏障，多一道阻碍，谋反机密更容易泄密。原来旧王朝的行政区划，首先是军事布局，而非便利经济，经济服从军事，军事捍卫政权，最后明白了行政区划中的政治狡黠：或山川形便，或犬牙交错，安徽省的设置就是后者。前者如陕西山西、山西北，隔着黄河、太行山，这是冷兵器时代最经济、最顽固天堑屏障。文科，尤其是浩瀚得令人目眩的史学典籍，足以使你成为二脚书橱的书呆子。邹先生的课可以治愚、使人不呆，且有工具般操作性，如同工科。

“文革”初期，邹先生与十位同事，徒步去北京，沿着运河北上，不忘历史



前阵子小区里检测核酸，每做一次，便发一张贴纸作为证明。我的手机背面早已粘满了贴纸，花花绿绿地一层擦一层。那些贴纸有的卷边了，有的磨损了，这倒让我动起了换手机壳的念头。

手机壳不是快消费品，可以用到坏或不喜欢，我现在这个手机壳用了11个月，要不是堆了那么多贴纸，我还会继续用下去。手机壳是手机的衣服，有防摔、防震的保护功能，也有装饰效果，还能彰显个性。一款款男女老少通吃的手机壳是什么时候有的呢？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，手机大幅瘦身，变作小巧轻便的掌中宝，手机壳借此契机风靡。十年

时尚

地理，有每天日记为证。他在《邹逸麟口述历史》中感叹：运河既有满足旧王朝中央机关与边防军事卫戍的粮草物资供应、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正面效益，还有负面：南北走向的运河，往往阻断东西走向的天然河道的排泄，结果造成了涝、碱的土地，造成苏北的贫穷，他的学问既是书斋的，也是现实的，用两只脚验证四脚橱。

课堂上他谈起改革开放前，北京市区与郊区的城乡差异，远大于上海市区与郊区。江南是经济兴市，某地地价便宜，位置适中，就成为交易市场，等到地价上去了，又会移植另外一处相对便宜的地方，所以江南地区之间贫富差异不大。北京明清以来成为中央政府的集聚地，旧王朝的行政开支主要集中在中央层级，一半以上的公职人员集中在皇城，政治消费刺激了当地消费。他早年在北京工作，到通州出差，连个没油渍的破絮被都难找，通过生活，验证学问，发现细节，缝补“语焉不详”之漏。

期中考试前，他宣布：这次考试就写篇论文：“文章嘛，自己写，不要搬网上的东西。”接着补充道：“网上的东西我也看。”既谦逊又自负：言外之意我都看过，委婉地警告。我肃然起敬：近七十岁的人了，居然有那么好的精力、那么好的记忆，还那么努力：纸质书外，还系统地关注网上该行业的学术进展，而且覆盖面广，那是海！

第一堂课我就被先生的睿智与融会贯通的学问折服，下课我追出门外，先生推着自行车，我上前喊一声：“邹先生。”先生停下，让我侧身来看着我。那时我年少气盛，居然大胆地双手递上名片，先生欠欠身收下，还注目看了看，这是上一辈人物的礼貌。我的名片上印着我是几家媒体的专栏作者，自以为拿得出手。我提出什么时候拜见先生，亲炙教海，先生很婉转地说：下周我要去外地开会，回来后再约时间。我顺势讨要先生名片，接过一看，差点后仰

前，卡通风的硅胶手机壳流行过一段时间，特别是随处可见的长耳兔和圆耳熊。一个朋友跟风用过长耳兔的手机壳，我瞥了一眼，嘴上不说，却在心里给了她一个“幼稚”的评语。

我买手机壳向来选极简款，像遥控保护套那样，是个透明的薄薄的软壳，不会给手机增加一丁点体积和重量，照样防滑防摔。简单即轻松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简单，不过谁都希望能过得轻松一点，无论经济上还是精神上。而我一如既往地选择最简单又最便宜的手机壳。

我有点嫌弃甚至讨厌现在这个手机壳，周日，网购的手机壳到了，我不想等到晚上，中午特意跑出去取了回来，拆掉包装就套在手机上了。

手机壳

刘云

前些天，被两个小友拖去逛街，陪其中一位相看一只品牌包包。小友身材修长，气质娴静，同一款包，在白色款与黑色款间举棋不定。一旁的我们一致觉得，她背白色那款更时尚。那位踌躇再三，曰：“白的，到了冬季，不能配黑色大衣和羽绒服……”我调侃道：“两只一起买。”同去的小友云：“你不可能买一只包，满足所有的需求。”

深以为然。忽而想到我这几年失败的红娘经历。常有同辈友朋托我为她们的子侄介绍女网友。总是兴冲冲地举荐，灰溜溜地收到告吹的消息。几番下来，终于明白吃不成蹄膀的缘故。单身已久的男生，想迎娶的是漂亮时尚、温柔听话、经济独立的娇妻；恨嫁的女生，要觅的是英俊潇洒、体贴周全、财力雄厚的郎君。两个群体扫描配偶的雷达，各自发射和接收的电磁波，分属两个波段，毫无交集的可能。

一次，与一位处事十分仔细的男同事聊起他的妻子，我说，尊夫人一定各方面都很优秀。他道：“我老婆不擅家务，还粗枝大叶。我责怪过她，她回怼：‘按你的要求，我须得是个公主。请问，你是王子否？’”我抚掌大笑，怒赞怼得好。

常有人列出一组数据，说，于千万人当中，人与人相见的几率是多少，相伴的几率又是多少，如何如何难得，要珍惜云云。我以为，这类鬼话，不过是渣男渣女忽悠老实人的套路，值得警惕。

倒：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，全国政协委员。我知道先生是民盟的，赶紧找当时的民盟市委秘书长、我的同学方荣，专门伺候鸿儒硕学，请他引领登堂入室见见邹先生，方荣一口回答：没问题！这句打包票的闲话，反射出先生平时为人谦逊，不会驳面子。

我跟着方荣到邹先生的办公室，他坐在窗沿下与晚辈后生兼外行侃侃而谈，他说：“我对我的博士生说：这个学科嘛，喜欢嘛学学蛮不错的，吃饭不成问题。”先生描述某事，总确定边线，像源自英租界的地产图册四至图——划定东西南北的四边界，数字般地清晰，一点不像文科出身的，“纵横三万里，上下五千年”，开口宏叙事，开卷万里江山图，邹先生有一说一，工笔画、不写意。大概源自常年手绘历史地图的训练：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

最近翻阅《邹逸麟口述历史》，第一感觉：喜用数字，“文革”初期徒步去北京的沿途日记，写旧县城的破落：“只有一条南北大街。”寂寥跃于眼前。让我想起1988年我到泰山

七夕会

因疫情和其他原因，我已好长时间没去公墓看望父母了，心中挂念。1998年冬，父亲脑溢血，因抢救及时再经我们悉心照料，转危为安，但落下偏瘫。当时胞弟已成家在别处居住，我和母亲就成了我父亲的手脚。为了照顾好病父，我暂时放弃了正在策划的一些音乐活动，也回绝了许多社交活动。父亲经康复治疗，吃饭尚能自理，有人搀扶还能行走，洗澡却成了个问题。起初，我扶着父亲洗淋浴，但天冷洗完总会感冒。于是，我尝试让他泡澡，这是父亲病后最愉快的时刻。我帮他洗头，身体部位他能自

夜光杯

求全

孔曦

我们置办某物，选择某人当朋友或伴侣，最初看中的，当然是其好处和优点。可惜的是，物件的好处有局限；人的优点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装出来的，更可能瑕多过瑜。

中国有句俗语，叫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；还有一句俗语，叫“甘蔗没有两头甜”。看看周遭的人与事，常常顾此就得失彼，鲜有十全十美。有个成语叫“齐女两袒”，又叫“东食西宿”。说的是齐人有女，二人求娶。东家子丑而富，西家子俊而贫。父母疑不能决，问女儿，你愿嫁哪个，自己决定。若是难以启齿，露胳膊为准。想嫁东家子，露东边的胳膊；想嫁西家子，露西边的。那女儿把两只胳膊都露了出来。父母大吃一惊，问何故。答曰：“欲东家食，而西家宿。”

一般来说，每个人都有长处，亦有短处。交友择偶，若能取长补短，琴瑟和谐，最佳。求其次者，意气相投，情趣相近，也好。重要的是，能想明白万事万物都有不足，对事对人不可求全；能想清楚自己是一介凡人，能力有限，很多事难以面面俱到；能明了对自己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，可以放弃的又是什么，就算得是个明白人。就怕这也要那也要，握在手的的不珍惜，得不到的却念兹在兹，于个人，徒增烦恼；于家庭，平添风波。终致一地鸡毛。

说回买包包。那位清秀漂亮的小友，最终选了白色款包包，放弃了冬日配黑大衣的打算。

脚下火车站前开苍蝇馆子，认识一位清华毕业的县级市的副市长，自谦“一个市长、两条马路、三个警察”，数字用得妙，一点也不枯燥。孙中山给张静江书房题写数字联：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四十州。”倘若没有数字，豪迈荡然无存。文学最忌数字，在这里，数字不仅比比喻更真实，而且更生动。

走到镇江南门码头旁，在一家挥手桌面白的路边馆子坐下：“每人2角钱会餐，可惜每个菜都带酸味。”我还以为是隔夜馊菜呢，先生紧接垫一句：“此处以产醋闻名。”（1966年11月7日）。冷峻的邹先生居然会爆粗，评弹里的阴谐，飞鸿一掠，翩然笔下。

16日走到沭阳县胡镇，“饭店里的服务员还穿着长袍，戴瓜皮帽，可见这里的风气很封闭”。读先生回忆录，不见形容词，依旧栩栩如生，扑面而来。旧文人忌形容词，如真美人不浓妆。

复旦法学院的退休教授郭建一次餐后谈往，1995年国家教委在北京举行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，邹先生的《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》一书获一等奖。郭建代他导师叶孝信先生领奖，与哲学系的俞吾金后到，先到的邹先生先替

因疫情和其他原因，我已好长时间没去公墓看望父母了，心中挂念。1998年冬，父亲脑溢血，因抢救及时再经我们悉心照料，转危为安，但落下偏瘫。当时胞弟已成家在别处居住，我和母亲就成了我父亲的手脚。为了照顾好病父，我暂时放弃了正在策划的一些音乐活动，也回绝了许多社交活动。父亲经康复治疗，吃饭尚能自理，有人搀扶还能行走，洗澡却成了个问题。

起初，我扶着父亲洗淋浴，但天冷洗完总会感冒。于是，我尝试让他泡澡，这是父亲病后最愉快的时刻。我帮他洗头，身体部位他能自

我们置办某物，选择某人当朋友或伴侣，最初看中的，当然是其好处和优点。可惜的是，物件的好处有局限；人的优点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是装出来的，更可能瑕多过瑜。

中国有句俗语，叫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；还有一句俗语，叫“甘蔗没有两头甜”。看看周遭的人与事，常常顾此就得失彼，鲜有十全十美。有个成语叫“齐女两袒”，又叫“东食西宿”。说的是齐人有女，二人求娶。东家子丑而富，西家子俊而贫。父母疑不能决，问女儿，你愿嫁哪个，自己决定。若是难以启齿，露胳膊为准。想嫁东家子，露东边的胳膊；想嫁西家子，露西边的。那女儿把两只胳膊都露了出来。父母大吃一惊，问何故。答曰：“欲东家食，而西家宿。”

一般来说，每个人都有长处，亦有短处。交友择偶，若能取长补短，琴瑟和谐，最佳。求其次者，意气相投，情趣相近，也好。重要的是，能想明白万事万物都有不足，对事对人不可求全；能想清楚自己是一介凡人，能力有限，很多事难以面面俱到；能明了对自己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，可以放弃的又是什么，就算得是个明白人。就怕这也要那也要，握在手的的不珍惜，得不到的却念兹在兹，于个人，徒增烦恼；于家庭，平添风波。终致一地鸡毛。

说回买包包。那位清秀漂亮的小友，最终选了白色款包包，放弃了冬日配黑大衣的打算。



他们订好了朝向好的房间，相当于上海人上公交车替朋友抢位子，朋友到了他下车。然后领他们看过房间，马上催促：“放下放下，先去吃饭，晚了就没有好小菜了。”郭建今天谈起这件事，感叹：邹先生非常实惠。其实他不认识郭建，俞吾金充其量面熟而已，且是隔代的学生辈，但都是复旦的，所以义不容辞，他细心，如他做学问：丝丝入扣。

邹先生很热心，不冷漠，只是冷静，就像他的回忆录。

帮父亲洗澡

李定国

我有一个好友在吴江建造了一座占地三百多亩、专门珍藏奇珍异石的私家园林。有年盛夏，我带摄制组去那里拍摄一部艺术专题片。为了全景式地展现园林，拍摄需两天时间。这天一早，我安顿好家里的各种事务就驱车赶往吴江，安排好拍摄任务，趁着晚饭前的那段时间，我又驱车赶回上海为父亲洗澡。安排好父母第二天的饭后，我再赶到吴江投入夜景拍摄……

这些事虽过去近二十年，但我一直没有忘记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

上高三那年，我被俄语折磨得灰头土脸，那些“变格”、语法，怎么背都无尽头。一天中午，广播站放了一首中文演唱的苏联歌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歌好听，词特别美。我一下子就学会了。

我突发奇想，这首歌如用俄语唱应该更顺吧？但找不到原版歌词。俄语老师童先生说，别人都为俄语人仰马翻，你学有余力，自己中译俄好了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说干就干，不到两小时，我就译好了。照着唱倒蛮顺，但不知译得对不对，老师说，你去找这首歌的译者，他叫薛范。我是译着玩的，当然没去找，但记住了这个名字，还想着能译出如此有诗意歌词的人，定是个英俊潇洒的帅小伙。

第一次见薛范，在37年后的1994年。商城剧院举办“苏联歌曲音乐会”，票很紧张，我在门口等有人退票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，“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……”身边响起了抽泣声，我也泪流满面。久违的歌曲伴着人们渴望的真善美，穿过近半个世纪的风云，又来到我们面前。听说薛范在场内，中场休息，我奔出去买了大红玫瑰，但我没见过他，结果把花错送给了指挥。散场时，我在电梯里与薛范迎面碰上，当我见到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他时，我竟一点没有违和感，正如他说的：“请别注视我的腿……”因为那么多美妙的歌，即使在轮椅上，他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

熟悉后，得知他的境况，我一直想帮助他，都被他拒绝，相反，他多次帮了我。那年，我创排舞台剧“东方之舟”。他得知后，十分高兴，几次来电鼓励我，还说，有什么要我做的，尽管说。剧中有首犹太难民离别家乡的歌，我写了词，薛范自告奋勇配曲。我不知轻重，提出要忧伤、迷茫、依恋，要犹太音乐元素。他发来的曲谱丝丝入扣。这首“哀歌”把我要表达的情感都涵盖在内，成了戏的亮点。

后来有朋友告诉我，薛范整夜坐在电脑前，花了一周才编成这支曲子。他自己却一句没提过，更别别说提报酬！我创作的几部戏，他都担任音乐总监，那些久远年代犄角旮旯的歌曲，他都能找出，经过他的改编合成，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的剧中。我以前以为他只会译歌，实际上，这位音乐学家博学多才，在音乐领域中简直无所不能。总以为他需要帮助，其实错了。他的热情豁达，他的执着坚韧，是一团燃烧的理想之火，靠近他就被他吸引，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，于是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！

很多年里，我们一直想合作搞一台音乐会，但未如愿。2015年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，我策划了在一所中学举行“警钟长鸣，珍爱和平”音乐会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由薛范担任顾问。所有的曲目由薛范审定，其中有他译配的《冉卡》等5首歌。这些歌年代久远，传唱并不广泛，对于师生难度很高。盛夏酷暑，没车接送，薛先生摇着轮椅坐地铁一次次去学校，从历史背景到歌词含意一一讲解，还亲自示范。这台节目完全由一所初中的师生完成，没有一个专业人士，我觉得抱歉，薛范说，正因为业余，才显得伟大，因为音乐是人民的心声。音乐会如期举行，获巨大成功。

我曾带学生去拜访他，孩子们以为他住在有大阳台的房子里，窗上飘着纱帘，三角钢琴奏着世界名曲，他怎么什么都没有！问我，他很穷吗？是的，薛范大半生陷于困苦、孤独，但他从来不曾贫穷。因为翻译歌曲享誉无数。他的歌迷从他的同龄人到如今的00后，没一个明星能与之比肩。所以，他的世界总是春意盎然。

上个月他发来音乐剧剧本，我提了几句不同意见，他说，你说得不对，见面再驳你！他从来不这么直截了当，但听着他生气勃勃的声音，我没往深里想，于是等着见面，等着他反驳，等着熬过酷暑，还等着要告诉他一直没说的我17岁时的那件趣事，如今，白等了！

无数时间的碎片，无数空间的远影，都在岁月的苍穹里闪光，跳跃，融合，裂变，然后汇入大海，薛范也因此得到永生。琴音袅袅，歌声袅袅，亦风亦雨，如泣如诉。薛范兄，门外秋风一片，您慢走！

凡父亲身体稍有不适，我尽量陪在左右不外出。

我有一个好友在吴江建造了一座占地三百多亩、专门珍藏奇珍异石的私家园林。有年盛夏，我带摄制组去那里拍摄一部艺术专题片。为了全景式地展现园林，拍摄需两天时间。这天一早，我安顿好家里的各种事务就驱车赶往吴江，安排好拍摄任务，趁着晚饭前的那段时间，我又驱车赶回上海为父亲洗澡。安排好父母第二天的饭后，我再赶到吴江投入夜景拍摄……

这些事虽过去近二十年，但我一直没有忘记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

门外秋风一片
——痛别薛范先生
叶良骏